在園雜志

在園雜志　卷三

遼海劉廷璣

詞曲莫溯厥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眞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為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為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餼羊之義

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帮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滚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絶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

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栁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沓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靑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塡詞與善歌者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塲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

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永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

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塡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甞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甞之于

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眞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眞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覩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大

苛安見類書不可塡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亦嘗不與荊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云汪伯玉南北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塡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守之賓白似

多洪之曲文似宂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棒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䟤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

盥手照面梳粧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爲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

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于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毁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有唎喇班用小童以筋頂椀而轉升尚復下送葬

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倖翠舞之遺意耶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賈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裡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于邊關調葢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

邁其調悲壯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内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强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研研優呀呀優志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喲如倒扳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

小童立大八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凑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枝也哉

庾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乃絕妙好辭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

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猫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荅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道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

像生格畫二隸對立當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褻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已空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烏江不是無船渡無梢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

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太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為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

小意包格𠂆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 黃香 不是

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 官之許 寂寂長門

有異人 劉伶 漢家子弟做梨園 奕秋 清簟疎簾方

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 李師師 童子六七人復有

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

人 太史慈 翰林新造育嬰堂 申詳 准備文書報上

司 展禽 自起開籠放白鷴 公孫杵臼 三世春米營

生兒孑不知去向 謝安 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

門不喫驚 米元章 民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 百里

奚 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 張九齡 學

挽強弓末十年 南齊雲 楚天雨後見明霞 林逋 甲
乙之鄉可以逃亡 白樂天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
清風與明月 黃庭堅 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
見錯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 崔鶯鶯
一派峯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 馮京 兩人並
轡入皇都 梁鴻 河橋有鳥獨高飛 馮婦 生在午年
午月如何不作男兒 呂布 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
棠 山濤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岳飛 挾泰山以超北
海 第五倫 朋友之交也 孟浩然 三宿而後出晝又

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 楊朱
奔蹄叩角鬧春風 司馬牛 少年意氣真堪托 季任
一諾何妨縞紵通 然友 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
泄柳 歸去來兮獨擅長 晉文 從此塵勞方盡歇 長
息 素絲白馬爲誰忙 綿駒 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
郕 牧仲 長子攤錢送寺門 孟施舍 鬬共兒曹相伴
語 告子 今年齒落復生根 易牙 近世盛作意包知
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篷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

香白扇之類令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寛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詩云閒徵雅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非熊張祜盧發姚巖傑方干李主簿李昇徐融輩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詼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爲卷白波之爭戰殺伐

矣烏可乎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爲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諺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速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于風雅復又與世無

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絶無僅有然可爲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況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瘸子瞎子禿子聾子叔子嫡子兄子妹子鑾子倭子表子鴇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

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荅如响爭奇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涞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鮝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萊雞滁鯽灤鯽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宣栗羌桃

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衆心爲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强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

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為虎所傷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于縉雲縣夜行持紅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為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滚下兩虎不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矣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

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盧陵羅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猫則以嘴扭其鼻猫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與梟獍同科

壬午闈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欐中秋後無事閑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

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爲生往來看者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爺安此假父敎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章睨視良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曾張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時張于車後隻手挽住四騎步不能移又與友人

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扳簷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脚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扳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却帶忽中斷兩人俱跌爲之大笑　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擺設如持一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　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剽者覘知四騎蹤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刼之晚投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詫異心甚

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于吾盍
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
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
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洶洶狀不敢不與王以銀
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
口持向已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
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
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鴇
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

方素能鬬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閧戶外妓大泣曰柰何害我王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碎易其右臂亦然旣而以脚撥其下衆皆隨脚而倒盡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舉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

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秘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旣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廻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别

漕運總督屆公進美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謫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

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斤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深復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鷄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琰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具中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甖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粲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

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爲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蹶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

府國興與浙江趙藩司良璧相似俱旗籍人西川
王觀察瑛與松江芮別駕鈺相似俱寶坻人諸公
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爲某
某
先君與劉公斗曹公邦同爲部屬一日並馬而行
曹向劉曰君馬何其肥也兩股眞如椰斗劉笑曰
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幇相與大笑可爲
雅謔劉後爲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衞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

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爲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很于風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謔者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縮頭連背㬉漫襠畏肚寒衹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謔者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秘書監一日尤誦上句屬楊對曰楊氏爲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

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㝵明公乃成二犬狄曰
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
身體形像相謔者虞僧儒許靈長俞瞻白偶集俞
多髯許秃頭時有辣梨之誚許嘲俞曰髯于販松
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遽代應曰辣梨種芋艿
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嘲短曰居烏在方
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嘲
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
任也及至葬壙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

勝食也有以名相詭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脚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

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末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洎能爲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

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内額樓先到畫堂前妹荅
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
戲者秦少游喬粧戲小妹云頤小姐身如藥樹百
病不生小妹荅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
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
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别駕
父誡之曰爾素詼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
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
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

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椰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奕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爲其省撫軍子告家居適遭國變城破登樓欲投繯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倘死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爲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爲廣西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部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爲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公爲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部

六陷主不義真爲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自決不爲人所移

廣平冀公治如錫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婦忻忻以爲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以足餽遺屬其弟撿點荅歷任所得羨餘久已續

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窓外聞弟婦詈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户何為夫人駭然自言老絕户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趨公治束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諸村莊遍覔女之豐厚强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為乎來夫人曰吾為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之乃出金為稅大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

故然亦不敢問也夫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爲老絕户一語也抵家悉以橐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己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闈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爲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殂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鶯嬌與一太學生狎往來甚密嬌許鹽商

從良行有日矣生尚未知嬌過生寓紿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詎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蹙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

聽闈可見設心誆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輿者紆道速歸市兒躡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閽者亟扃其户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其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者曰

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
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
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
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賫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
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
者予以酒後犯公公于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
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
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
至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

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
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
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文焜以雲貴總督進京　陛見時吳逆
反形已露　特命回滇過邯鄲先君爲廣平太守
接見其四公子隨行甘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
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　命後
議亦遲也甘公諄懇再三即取魚袋中　欽賜金

鑱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聘恐兇女誤非佳兆後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之明云

二孫永鑛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鑛曰此眞吾婿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云上有尊長未敢自專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垓婦他往過佟府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垓

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于刻卒後恩賜祭葬廕一子入監因乏嗣有辜盋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奇堪輿家言此必卜葬于絶地也即如禪和家㽞

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況大人此說更屬荒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鵬翮以宫保尚書總督河道駐淮安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爲佳兆云先生爲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畧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徇隱間有以寄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江西觀察韓敬一　象起　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數朶不減春時惟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插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温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絶小河曲遼僅容

兩小舟並行舟可五六人一坐賔客一載酒具茶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盞茶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讓一頭地也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能兩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互屈曲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爲紅何樹爲白橫枝如磴可以登陟予上至顛則樹頂廣濶平衍上設竹榻一具予乃趺坐高臥清味透人肌骨別是一番境界

繡毯一名雪毯一名玉團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毯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毯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菰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于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

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佘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痃開鼻塞

毋須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半擔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眞贋半擔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尚具鋒稜其性帶凉舌㖭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眞假貫之以線眞者一瀉無停假者頗澁遲遲方下以眞者質重而假則質輕耳志之亦可爲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葛莊南土人名姥姥墳

乃明朝葬宮人處也冢固纍纍碑亦林立文皆奉
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
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
守墳老嫗尚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
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
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
爲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李時制府王公騭廉使卞公永
譽於十二月廿七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

入　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堂廡高峻忒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猞狸孫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堦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爲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于死中求活三年之久庶于心無媿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厰搆自明季余

每于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冤否已决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方退寢

揆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叅以已意蓋山

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七十二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堤三十里有洪澤邨秋深水落時屋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堤百里環抱湖水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堤裏之水較堤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

有洪澤邨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堤屹然鞏固寬八丈三尺堤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泗州之汴河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浦也

予棄舉子業即躭吟咏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曰葛莊編年詩盖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

五言七言律絶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游返相謂曰君詩分體工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及矣

後塲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予私念天下才人如星羅碁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

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内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元天上帝曰眞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

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葢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槩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祖太太

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槩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監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模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

白蛇之異與吾閩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塡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汚遊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塲淸竒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証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着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

偶為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協贖而歸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眞寔典故駕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銀臺同姓故為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與感者由其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滅而于中有輕重區别之

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豪舉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于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眞切

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塡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𠅘兩月者况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覲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饑荒即使不

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餓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强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絶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絶妙才歌舞塲中傳故事蔡邕眞箇狀元來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証前者甚有後與前絶不相類者

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絶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駡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眞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戍業應高宗却上金鼇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

轉世王魔一片邪汚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眞逸史一書禪眞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兎有後白兎千金有翻千

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
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
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
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
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别名非出正道自當凛
遵　俞旨永行禁絶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絶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强者
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傍也即石
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絶不能對矣烟鎖池

塘柳對以波焰錦堤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爲柴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眞切對以閶門造屋移多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毋乃不足于耳歟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煒

雕

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予守栝蒼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伯温先生故家也先生為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曆數之學何嘗不為寓意然不耑屬乎此自胡惟

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爲葬地先生憂憤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

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上梁觸犯凶星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喜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爲枕竊聽隣家聚飲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輩當仔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而起又問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

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

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

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

棺見尸者斬蓋伯温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

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

而驚歎曰律爲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

邇年後裔貧困異常至　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

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

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温當年

留下藏埋迨子孫窮困至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予守栝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勳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予有過青田懷先生詩云誰識西湖一片雲公嘗遊西[illegible]見異雲起西北以爲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輔之萬山堆裏出元勳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人怪聞丞相無端窮地脈胡惟庸以舊怨使人陷公欲談洋司爲墓地先生有意秘天文臨終以天文書授其子璉進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晚

年不碑留侯㲉豈爲明君異漢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爲道書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厓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葉法善煉丹此山以神劍縱横試斫之石分爲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子曾題一絶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奇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體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栝蒼府志得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内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劄立命梁儲曰不艸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爲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游戲耳未甞實有其事　本朝相國圖海督師秦中予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

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温處觀察駐劄定以温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爲前明贈太師張文忠孚敬之相府也孚敬初名璁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蕚方獻夫一同驟貴璁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孚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予親見之一爲張公坐像戴紗帽而兩翅

尖鋭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

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斆幞頭始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解也

張璁以議禮干進怙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巾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涵光張越千彪王紫詮瑛其壯年名字皆具趨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蔭越千以

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皛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志場屋改名曰漉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同體別不獨寄興林麓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寔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騖高遠躭寂靜也葢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況三君乎

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魘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衰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脊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惟箔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子

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末免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响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内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予不以為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予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為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絶少豈眞營造時果

爲木工所魘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叅正五九其謂官長涖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説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筮仕以來歷任五遷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遅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横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涖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菴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本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槩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遠接制府歸得瘧疾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

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人盡患瘧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毋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

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踧蹴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塊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叅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一守備由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㦬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

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